

民企江湖

真实细腻的商战谋略，深刻本质的政策分析。

一部小说版的民营企业发展史。

讲述十年来两个成功企业家，分别在制造业和金融业的江湖式生存。

商战小说

阿耐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民企江湖

一部小说版的民营企业发展史。



商战小说

阿耐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企江湖 / 阿耐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80765-786-6

I . ①民… II . ①阿…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2471 号

著 者 阿耐

责任编辑 刘晨芳

美术编辑 王井起

特约编辑 王丹丹 唐正申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 99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10 千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一版 201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1998年 子承父业，回国挑起旧工厂重担/1

钱宏明站在原地，默默看柳钧走向黑暗的车间深处，不禁想起前不久参观的市一机郊区新厂。一水儿的钢结构车间，每一处设计细节在他这么一个半行家看来，无不最大限度地追求高效、节能、安全、清洁。尤其是那一台台进口机床，不说别的，操作工可以穿天蓝工作服，便已说明一切。想柳钧刚从同样窗明几净的德国工厂出来，对眼前的黯淡自然是无法适应。再说，这前进厂是他柳家的产业，一个血性男儿怎可能眼看家业衰败而无动于衷。

1999年 新产品被模仿，陷入恶性竞争/47

说到长远，杨巡已经看到我们尝到甜头，产品竟然卖出高价，他一定会投入不止二十万，他是个精明的商人。如果我以后在他们那儿做一件，被他们明目张胆地模仿一件，我们还有什么长远？

2000年 建立新厂，员工管理成大问题/159

还有工亡家属，明确有规定的工亡保险，可是他们不相信依靠正常途径能拿到，宁可相信暴力。你看，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给企业经营无形中背负巨大社会成本。最可气的是，最受打击的是守法企业。弄不好又是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结局。

2001年 质量体系认证成为企业的“心病” /227

因为ISO质量体系据说是近年才引进中国，从突破到普及，到目前的单位采购招标以ISO质量认证为硬杆子，这两年算是达到高峰，因此需要认证单位众多。可又由于前面说的非去某个认证机构认证的原因，导致认证塞车，我们唯有排队等认证。

2002年 产品出现问题，如何应对？ /285

腾飞得以安身立命，唯有品质，而眼下，他似乎自毁江山了。柳钧一时委决不下，要不要将产品召回。如果不召回，需不需要派人去下家重新验货。而后者若是做出来，几乎可以毁掉他两年时间建立起来的腾飞质量百分百的信誉保证。可如果坐等疵品被发现，更毁信誉。怎么办才好。



1998年

子承父业，回国挑起旧工厂重担

柳钧顺利入关，心无旁骛地直奔出口。他的爸爸在病床上等着他，他已经在回国手续和回程飞机上耗去太多时间，现在他必须分秒必争赶回老家——阔别六年的老家。他心里默念着姑姑的吩咐：国内建设日新月异，别怕，出机场找辆出租车，一定找黄色的强生或者绿色的大众，如此这般地谈价……

柳钧肤色黝黑，身形矫健，动作敏捷，唯一的行李是塞得鼓鼓囊囊的一只双肩包，看上去更像一个旅行者。

磕磕碰碰地穿过迎客的人让出的一条羊肠小道，柳钧听到一个有点犹疑的声音，“柳钧？请问是柳钧吗？”柳钧顺声音找去，见叫他的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男子，一张白皙的脸上架一副黑色细框眼镜。柳钧一时记不起他在国内有认识这么个儒雅潇洒的熟人，他的朋友，用他妈妈的话说，都是野人。“我是，请问你……”

“我是钱宏明。”钱宏明没有一句废话，只伸手做出一个“请”的姿势。但他一点没忘捕捉柳钧眼里的复杂神色，他今天来这儿也是满心复杂，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柳钧，因此，多一句不如少一句，以不变应万变。

柳钧哑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这个气质出众的人真是当年带泥土豆一样的钱宏明？他试图从已经领路走在前面的背影里找出过去熟悉的影子，可是没有，似乎连钱宏明的身高和体重都已经迥异于

过往。可是他心里分明又认定这就是钱宏明，那个从小学一起跳级，一起占领年级成绩榜前五，一起升级重点初中、高中，住校是上下铺，曾经亲如兄弟，又在出国前玩命打上最后一架、彼此扬言恩断义绝的钱宏明。他竟然认不出钱宏明，或者说，钱宏明才是变化日新月异，浑身焕然一新。六年，时光荏苒。

走在前面的钱宏明同样一脸绷紧，他应该已是多年从商，长袖善舞，可他今天面对显得陌生的柳钧，尤其是两人之间曾有那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过往，他心中绝无底气。但是他深呼吸一下，有意快步抢在前面不断地背着柳钧深呼吸，眼看走到空旷处，他倏然止步，竭力镇定地道：“我今天刚好在上海出差，猜你应该是这个航班……”说着，他艰难地伸出右手。他等待着被天之骄子、脾气火爆直接的柳钧拒绝。

柳钧的脸皮微微颤动，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伸手出去，迎住钱宏明的手，六年之后，两人的手又握在一起。“谢谢你特意来上海接我。我爸情况怎么样？”

钱宏明看着一黑一白两只就像象征亚非大团结的手，轻咳一声掩饰被柳钧识破的尴尬，“你爸已经被抢救过来，目前已无大碍，看起来也不大会影响以后生活。医生说，是你回来的消息激发了病人强烈的求生欲望。”

柳钧心中大石落地。他欲言又止，很知道钱宏明如此了解情况意味着什么，现在换成是他深呼吸。“谢谢……我放心了。”

钱宏明无声瞥上一眼，借抽回手拉开桑塔纳2000车门回避话题。安顿好行李，才道：“你一路辛苦，休息会儿，这一路还很长，不过已经有一段是高速公路了，晚上就可以到。后座正好有饮料、面包，如果饿了，请自己拿。”

柳钧凭过去对钱宏明的认识，他相信，后座的面包绝不是正好存在，就像钱宏明不是正好在上海出差才会拐过来接他一趟，这一切都是钱宏明一贯的精细。但他已经不会如过去那样嘻嘻哈哈地揭穿，过去，意味着历史，历史不可能复制。而且，有那么多的过去，他不愿意去面对，去揭开。

车窗外，是五光十色的上海。“宏明，你在做什么，结婚没有？”

“我结婚了，去年结的，是大学同学。我毕业后一直在进出口公司

混着。你呢？有没有做你理想中的工程师？”钱宏明一手摸出名片，递了过去。

“我有一个女友，德国本土人，美丽性感。我正在实现从小的理想，现在是Senior Engineer。德国男孩从小玩榔头改锥，幸好，我从小拿金工车间当游戏厅，没给华人丢脸。你的进出口有没有受金融风暴影响？”柳钧看钱宏明的名片，见上面写的是机械进出口公司出口二部经理，“呀，把你的计算机专业丢了？”

钱宏明细细感受着柳钧一如既往的骄傲和直爽，同时郁闷柳钧没提一句他得来不易的经理头衔和他驾驶的专车。他口是心非地道：“是啊，生计面前，什么都可以……”他忽然意识到这话不能说出，尤其是不能在柳钧面前提起，他硬是将“抛弃”两个字吞下，“呵，我们公司主要出口欧美，那边的市场几乎没太大影响。听说欧洲那边玻璃天花板^①的现象很严重，看起来你混得比想象中好。不过升管理职位的时候会不会受影响？”

“我只需做好我的技术，管好我的团队，不需要想什么玻璃天花板。或者我资历还浅。”

两人一路小心翼翼地说话，尽量不去接触那条横亘在中间的伤疤，再无小时候的放肆。柳钧最初还好奇地打量着沿路的欣欣向荣，但一会儿就倦了，连日的担忧和旅途疲累，爸爸康复的好消息，还有钱宏明平稳的行驶，他开始似醒非醒。可是他意识里却是为六年来第一次回国激动，为出来时候看到那么多东方人的脸而激动，还有，为第一个遇到的熟人竟是钱宏明而激动。他放下车椅静静抱胸而卧，脑袋里却开始不断闪回过去的一个个片段，他以为他已经记得很好，没想到画面却是那么清晰。

钱宏明看看安静下来的柳钧，仿佛能听得到柳钧均匀的呼吸。他不由得轻轻自言自语：“你终于也成熟了。”他再看看自己放在漆黑方向盘上的手，这双手保养良好，皮肤清洁白皙，指甲红润光泽，显然不是一双劳动人民的手。反观柳钧的，钱宏明在停车等候时候特意仔细观察，那双号称弹钢琴的手看上去是如此粗糙，甚而骨节粗大。他微笑了，放弃专业又怎么了，他还放弃保送研究生呢，可是他挣回完全属于自己的

① 玻璃天花板：少数民族晋升到组织高层所面临的障碍。

天下。他迅速脱颖而出提增出口业务量，迅速在公司奠定自己的地位，迅速从公司宿舍跳到豪华装修的三室一厅，迅速拥有自己的车子并从夏利换为崭新上市的桑塔纳2000，他让女友多年如一日地拿崇敬的眼光仰视他，让她无悔跟着他来沿海发展，一直到把她变为他的妻子。他根本不计较柳钧今天的相见不识，他反而喜欢，这说明他已经脱胎换骨。有什么比六年不遇老兄弟的相见不识更能说明问题的呢？

钱宏明的心儿在欢唱。但他没将得意形于色，他细心地调高了一些车厢里的温度，免得大大咧咧的柳钧着凉。柳钧现在是制造业发达的德国企业的高级工程师？钱宏明心算一下国内从研究生毕业升高工所需的时间，他不知道德国的工程师考核体系如何，应该是更严格吧。看起来柳钧一个人在德国打拼也混得很出色，无愧这一副好脑袋。虽然两人曾发毒誓从此恩断义绝，可那时候都是孩子，算不得数。钱宏明很清晰地看见自己的内心，他在为旧日的好友深深地骄傲。今日不辞辛劳驱车五个小时来上海机场迎接柳钧，看似受姐姐所迫，其实，又何尝不是他的半推半就？看今天见面的样子，柳钧不再与他水火不容，是柳钧成熟了吧。不管是什么原因，也不管柳钧心里怎么想，他希望两人恢复邦交，即使只是面子上的邦交。他在这世上谁也不欠，只欠姐姐和柳钧。他希望能有机会偿还心中愧疚，他会说到做到，他已非过去一无所有的小男孩，他现在已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只是，需不需要将六年前的那个道歉说出口？这是钱宏明再深呼吸也无法做出的抉择。他思来想去，心存侥幸地认为，他而今主动来上海接柳钧，应该够说明一个态度，以两人过去的深交，柳钧应该领会他的意思。

但钱宏明虽这么想，心里却一直放不下，一路纠结。到高速路口，他细心地下来检查一遍车况，刚坐回驾驶座，听旁边柳钧问他：“宏明，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没听清。”钱宏明被问得一头雾水，见柳钧睡眼惺忪的样子，心里了然，笑道：“梦到我？我在你梦中是不是老样子？”

柳钧疑惑地眨巴眨巴眼睛，想了好久，才一个讪笑：“我做梦向你道歉，可就是听不见你回答我什么，我急了。这个道歉在我心里埋了三年，我不能不说出来。”柳钧说着坐正身子，换上一脸严肃，“宏明，原谅我过后好几年才意识到那件事与你无关，你是无辜的，我不该为此

与你打架。我向你道歉。”

钱宏明想不到，最大的受害者柳钧竟先说出道歉，他怔住了，好久才回过神来：“你没错，你不需要道歉。是我不该……”柳钧做个手势打断钱宏明往下说，钱宏明也是对过往的事情难以启齿，顺势转开话题，“那么你可以停止六年的自我放逐回国吗？”

“我没放逐，你看，我过得挺好。你还是这么周到，宏明，我们还会是好朋友吗？”

钱宏明没想到这个结能如此轻易解开，他不由眉开眼笑起来，“怎么会不是呢？我知道你回来，心里别的什么都没有，只有高兴。”

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柳钧不再睡觉，两人一路说话，抢着说自己现在的生活，中间仿佛没有隔阂的六年。到达柳钧爸爸住院的楼下，钱宏明不由自主收起兴高采烈：“柳钧，我就不陪你上去了。”

柳钧了然，道别后一个人拎包上楼。别说是钱宏明不愿见他爸，他自己当年也是带着深深的蔑视和仇恨离乡背井，若不是爸爸中风住院，他说什么都不会回来。可血缘就是那么神奇，接到姑姑打来电话，他比任何人都心急，那时候他正啃鸡翅，恨不得把那堆鸡翅插在背后，飞回家来。而眼下，他等不得电梯，飞奔蹿上七楼，上气不接下气地出现在病房门口。看到靠坐在床上的爸爸，和正不知忙碌着什么的姑姑，柳钧心里莫名其妙的轻松：没有别人。

柳钧跟冲上来的姑姑抱在一起，他扭头看去，爸爸似乎没老，反而胖了好多，一张脸还比记忆中光滑，也不大看得出病态，若不是坐在病床上，几乎与常人无异。于是，柳钧面对爸爸一贯大嗓门的招呼和爸爸急切伸出的手，踟蹰了。姑姑见此悄悄退出，帮爷俩掩上门。

柳石堂若无其事地收回手，依然眉开眼笑。“阿钧，爸爸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没派车去接你，让你一路辛苦。其实你不用来，你看，爸爸什么事儿都没，医生还让我明天下床试试走路。来，喝可乐，连你姑姑都还记得你爱喝百事可乐，你自己来拿。还有柿饼、豆酥糖、绿豆糕……”

柳钧满心波涛汹涌，可是挡不住爸爸汹汹来袭的关怀，尤其是爸爸的若无其事更让他无法没有表示，他索性搬方凳坐到爸爸床头，抓一瓶可乐打开，猛灌两口才道：“宏明去接我了，他还是那么周到。听了他对

你病情的介绍，我才放心下来。”

柳石堂只顾着打量自己健康壮硕的宝贝儿子，嘴里满不在乎地道：“钱宏英做人上路。”

柳钧揣摩了下爸爸身体的承受度，才道：“爸爸，有钱不是一切，你可不可以学会尊重别人，真正爱护别人。”

“这事已经过去，我养活他们钱家，钱宏明不该今天又抓你告状。阿钧，爸爸只对不起你妈和你。”

“宏明没有告状，他不是那种人。”

“他什么人，他打小比你多一个心眼，要不然他不会一边跟你称兄道弟，一边拿我手里的钱上学读书。我不欠他们钱家，钱宏英比谁都有数。”

“爸，可是生活并不只是交易，有些事情需要放弃利益来对待。”

“傻话，没有利益开道，你走哪儿都不行。这世上我只跟你不讲利益，我的都是你的，你的我不会问你拿。”

“那么妈妈呢？你是逼疯逼死妈妈的主凶，那时候钱宏英才二十来岁，该负主要责任的是你。你可以拿什么利益来交换妈妈的生命？你以前不尊重妈妈，现在又不尊重钱宏英！”

柳石堂有万千理由，可是看着激动的儿子，他毫不犹豫将所有理由吞回肚子。“我最对不起你和你妈。我经常想起你妈，尤其是这回生病时候，要是你妈在的话……”他将本来急切地对着儿子坐的身子摆回靠枕，长叹一声，“阿钧，你看爸爸老了没有。”

见爸爸忽然无力起来，柳钧顿时失去所有意气，关切地探身抓住爸爸的手，检查爸爸脉搏。“爸爸没老，而且小中风也没打倒爸爸。”

柳石堂满心喜欢，可已不敢造次，“老了，你看不出来。现在爸爸特别会想起过去的日子，想我们过去住的宿舍平屋，想夏天带着你游泳，想你妈蹲河边洗衣服监视我不许欺负你，想你学什么都比别人快，连游泳都不用我教，下水就没呛过水。经常夜里想得睡不着觉，睡着了做梦还是你们。阿钧，你在德国有没有想爸爸？”

柳钧低下头去，他在德国恨爸爸，岂肯想他。可他不愿撒谎。

柳石堂没有计较，他一生病儿子就回来，他已经满足。“爸爸体力也大不如前。去年开始市道一直不好，出口的单子噌噌往下掉，我每天愁，今天愁工资发不出，明天愁货款讨不回，后天愁没米下锅，愁死

了。这不，税务又来找我，说我这个月再没利润的话，要把我的一般纳税人资格取消，怎么说好话都没用，你爸只有眼睛翻白进医院了。这一把老骨头都不经打啦。可是，工厂怎么能变成小规模纳税人呢，那不是要我死吗。这几天会计已经做好年报，我躺病床上也不安心，不敢让会计去交年报，交了评定下来，准定变成小规模纳税人。愁啊……”

柳钧听得云里雾里，基本上算知道爸爸是急火攻心倒下，但那什么大规模小规模纳税人，他却一点都不懂。“如果达不到要求，转为小规模纳税人就转呗，我们以后好好做，再争取做那个大规模的。”

“你不知道，做小规模纳税人就等于死。我们现在业内的价格基本上是透明的，一般所有产品的出厂价按原材料加价百分之十三来算。小规模纳税人是不管你成本多少，毛利多少，我记得是按每笔生意的百分之三点几来缴纳。这一刀斩走，我只赔不赚了，还开什么厂。”

柳钧这才有点儿明白，“工厂的利润那么薄？”他简直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还是第一次听说产成品竟然按原材料来计价，而忽略各种加工所应有的不同的工艺规程，简直是不可思议。“如果我没理解错，那就是螺丝和螺帽，不管工艺如何，只要材质相同，用料一样，出厂就是一个价？”

“对，要是做螺丝、螺帽就更没法活，那玩意儿现在论斤卖。”

一贯接触前沿机电研发的柳钧目瞪口呆，好不容易才小心翼翼地道：“爸爸，我现在收入不错，如果工厂那么困难，不如让它破产，你带我去德国……”

但没等柳钧说完，就见他爸脸色大变，眼睛再次翻白。他慌了，连忙冲出去叫医生。

在急救室外面对等待的时候，姑姑和柳钧都担心得面无人色，尤其是柳钧，有生以来第二次感受到那种发自心底的恐慌，第一次是听到妈妈跳河的时候。他的手足都无处放，站不稳，坐不住，只会傻傻地盯着姑姑，听姑姑几乎是神经质地反复唠叨一句话，“厂子是你爸的命根子。厂子是你爸的命根子……”

过会儿，一个头发花白，身板挺拔但瘦弱的妇女过来，拉着姑姑靠墙坐下。安抚了好一会儿，姑姑才稍微镇静，告诉柳钧这位是傅阿姨，以前与柳钧妈妈一起在乡下做代课教师，后来柳钧妈妈抽调回城，傅阿姨一直没上来，眼下是柳家保姆。柳钧即使脑子几乎空白，看着这位与

妈妈有关系的傅阿姨还是觉得亲切，尤其是傅阿姨说话字正腔圆，与过去也是做老师的妈妈相符。傅阿姨只是简单地说句客套话，让他坐下，他就乖乖地坐了。

好在爸爸倒是很快被推出来了，眼睛也能半睁，不同的是手上挂了吊针。柳钧很担心爸爸的状况，坚持要陪在医院，与傅阿姨两个在黑暗的病房里一起默默守了一夜。一夜有惊无险，柳石堂睡得很好，还扯起鼾声，直到第二天清早姑父过来换班时候还没醒，一张脸白里透红。见此，柳钧才敢放心离开。

让柳钧没想到的是，走到一楼，竟会看到裹着羽绒服站在门厅的钱宏明。没等柳钧昏头昏脑地想清楚是怎么回事，钱宏明抢先道：“昨晚跟护士了解一下，知道你会守夜，早晨可能熬不住会回家休息。去我家吧，你家冷锅冷灶的，连吃饭都没人照应。”

柳钧不知钱宏明在楼下等了多久，心里非常温暖。多年前的惯例自然而然地回到身上，跟以前一样，两手抓住钱宏明的肩膀大力地晃。钱宏明笑了，也是小时候那种开怀的笑，为自己能帮到柳钧，为昔日重来。但柳钧走到车边，忽然道：“宏明，能不能带我去我爸工厂看看，听说情况很不好。”

“先睡一觉再去，你这会儿不在状态。”

“我得去看一下才能安心，我爸心病还需心药医。不怕，我经常熬夜。”

钱宏明点头上路。中途特意拐进一条小路，细心地替柳钧买来一包生煎包子。穿出小路，没想到前面道路自行车川流不息，一致如流体般汇入一座大门，场面端的壮观。柳钧看清，那儿是从小仰视的市一机。

“不是说国内国营企业日子不好过吗？看样子市一机还挺健壮。”

“市一机早已不是国营，你离开后，市一机足足换手三次。先是省里来的一个高干子弟买去和日本合资，经营不下去后，转手给在本市挺有势力的女华侨，再是刚去年底，两家私营企业合资全盘吃下市一机。这两家私企据说是看中市一机在市区的地盘……”

“啊，国外也有少许报道，预测中国推行按揭后，可能催热房地产市场。这两家私企真有眼光，也真有实力。”

钱宏明摇头，“房地产市场能不能热，不知道。那两家私企是不是真有眼光，也要看他们能不能笑到最后。我最佩服的是那女华侨，才不

到一年时间，据说用国外借贷的钱通过跨国操作，这么一买一卖，转手就是我一辈子都不可能赚到的钱。在国外，是不是金融才是最佳挣快钱的行当？”

“亚当·斯密说，金融不创造价值，不会增进社会财富。”

钱宏明只是一笑，不予争辩。这也是惯例。他从小用功读书，心无旁骛，不像柳钧涉猎广泛，谈吐旁征博引。柳钧从小到大稀奇古怪主意不断，钱宏明则是任其千变万化，我自岿然不动。虽然经常跟着柳钧跑，可大主意都是自己捏着。他想到，大家在买卖中谁都没有重视市一机那些新添的日本机床，可见财富的着眼点应在机床设备上。“到了，你还认得出这儿吗？”

柳钧大惊，这是他无数次进进出出的前进农机厂，不仅是厂子的门面变了，新大门用红色花岗石贴得喜气洋洋，厂名变为前进机具厂，而沿街围墙变为两层楼的店面房，连外面的路也变了，不再是坑坑洼洼的石子路，而是平整宽阔的水泥双车道，路边种着整齐的行道树。他呆了半天，才道：“只有那条水泥电线柱子没变。”

但等柳钧走进大门，看见一长溜的车间，才算松一口气，还好，里面依旧如故，连堆放边丝的水泥围子也还在原地，依然是围子前面一潭阳光下泛着七彩的油污泥水。仿佛那排店面房将时间的脚步阻隔在外面，因此里面的时间被神奇地凝固。而让柳钧惊讶的是，车间大门紧闭，里面没有记忆中热火朝天的样子。

依然认识柳钧的门卫打开的是四米高四米宽、锈迹斑斑的金工车间大门上的小铁门。伴随着小铁门嘎嘎转动声的是车间里被惊起的一群麻雀，叽叽喳喳的如没头苍蝇般地往外遁逃，但即使有这么多的声音，空旷的车间里还是寂静得可怕。当小铁门叹出最后一声“嘎”，柳钧无端地觉得外面冬日冷漠的阳光竟是那么温暖，然而如此温暖的阳光却穿不透肮脏得如毛玻璃般的玻璃窗，阴寒充溢在昏暗的大车间里，向着柳钧卷裹而来。这寒意，自全身毛细血管侵入，直击心底，令柳钧不自禁地伸手捂住胸口打了个寒颤。

车间还是柳钧熟悉的布局。所不同的是地上的污垢仿佛又厚了点儿。柳钧顺手操起工具箱上面散乱放置的螺丝刀和榔头，用力一次一次的凿下，凿下一次，推出结结实实的一块污泥。直至凿到三厘米深度，螺丝刀头才终于触到坚硬的水泥。

“你找什么？”钱宏明开了个玩笑，“寻找失去的记忆？”

“不，寻找偌大工厂大白天停工的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我们的制造车间，地面是光亮的油漆。”

“产品不一样，岂能一概而论。你我大学时候经历的校办厂一样好不到哪儿去。”

柳钧一丝不苟地指出：“以前我可能也会这么以为，但现在我知道这是设备问题，你看，虽然这台牛头刨床保养得挺不错，可你依然可以看出它漏油严重，这样的刨床，其加工精度存疑。其他还有管理问题，管头不管脚。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工厂的出品必然马马虎虎。”

“你不能对生产螺丝的厂家与生产航天器的厂家提同等要求。”

“制造业只能有不同的标准，不能有不同的态度。”

钱宏明不急不躁地一笑，“如果市场普遍需求的是负公差、短尺、廉价，那么你是追逐市场，还是追逐理念？”

柳钧语塞，人非圣贤，谁不追本逐利。他看看钱宏明，又环视空旷阴暗的车间，犹豫了，“坚持理念是件很奢侈的事。尤其是不能要求别人。”他伸出手指，边走，边从一台台古老的机床上滑过。这些机床他都熟悉，自他记事起已经待在这里，二十多年没移动分毫。他至今依然能背出机床铭牌上标明的年号。比如现在手指底下的是全车间最年轻的七三年的台式钻床，可偏偏这最新最简单的却是最不好用的。这样的钻床，能要求它打出多少精度的孔。柳钧本着科学的态度，可不相信人定胜天。

冰冷的感觉从冰冷的铁疙瘩传来，十指连心，寒彻心扉。柳钧开始有些理解爸爸为什么一提厂子就心病发作，爸爸每天面对这些，早已寒透了心。想想病床上可怜的爸爸，看看眼前衰败的车间，柳钧的一颗心开始动摇。

钱宏明站在原地，默默看柳钧走向黑暗的车间深处，不禁想起前不久参观的市一机郊区新厂。一水儿的钢结构车间，每一处设计细节在他这么一个半行家看来，无不最大限度地追求高效、节能、安全、清洁。尤其是那一台台进口机床，不说别的，操作工可以穿天蓝工作服，便已说明一切。想柳钧刚从同样窗明几净的德国工厂出来，对眼前的黯淡自然是无法适应。再说，这前进厂是他柳家的产业，一个血性男儿怎可能眼看家业衰败而无动于衷。

只是钱宏明心中计算，大门边的一溜店面房收入可观，拿来支付全厂工资和各项费用应该足够，而且目前其他类似机械厂也没见如此凋敝，这柳石堂到底是怎么混的，竟会守着金碗没饭吃。按说，柳石堂也算个人物，早年跳出技工跑外勤，然后不声不响承包了前进农机厂，不声不响一口口将整个厂子吞下，算是业内打滚多年谙熟门道的老法师，难道是英雄暮年了？可算起来柳石堂也不过六十来岁，正是干事业的时候。但又想，也是，英雄就怕病来磨，柳石堂一力不从心，这种一个人说了算的小厂子自然是树倒猢猻散了。

那么柳钧作为一个有能力挽救前进厂的人，此刻会作何考虑？钱宏明知道以前的柳钧外表强悍，内心温柔多情。他不知道六年后的柳钧变化多少，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柳钧非要坚持来前进厂转一圈，不会无缘无故吧。

钱宏明耐心等待柳钧折返，即使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他也只是看一眼号码而不接。车间太安静了，静得像死地，静得容不下杂音。好不容易等柳钧从黑暗中走出，走近，他微微眯眼，看清柳钧脸上的矛盾。他没打听究竟，只问了一句：“要不要到旁边的车间走走。”

柳钧似是被惊醒，呆了会儿，才道：“旁边小的是翻砂车间，那儿一圈下来，你太得赶我了，没挂上两斤灰出不来。我们走吧。”

坐上车子，柳钧不禁叹息。让爸爸拖着病躯将前进厂经营下去，看金工车间的情形，只有越做越死，爸爸以后多的是住院机会。但是让爸爸放弃经营，昨晚已经看到结果。左走右走，似乎都是爸爸的绝路。怎么办？

钱宏明替柳钧说出心里的纠结：“一边是亲情，另一边是爱情。忠孝不能两全啊。”

柳钧眉头打结，“怎么办，宏明，换作你会怎么办？”

“对不起，柳钧，我无法给你中立者的建议。非常抱歉。”

柳钧本来等着一个推心置腹的答案，闻言一愣，随即释然，“看，我不分青红皂白找你一顿打，留后遗症了。宏明我跟你保证，以后不会了，我们说话别这么谨慎。”

“我真没怪你，又不是你的错。”但钱宏明依然没给柳钧任何建议，“我对真朋友才一丝不苟。”

柳钧白他一眼，死心塌地闭嘴。从小就领教过，若是钱宏明不想

说，谁也别想从他嘴里掏出话来。他只好自己斟酌，两眼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车窗外显得陌生的半新半旧的城市。

钱宏明见此，不由自主地伸手放到唇边，若有所思。可他自始至终依然没开口给柳钧哪怕一个字的建议。

钱宏明的家在七层楼中的六楼，三室一厅的房子用白墙、米黄花岗石和原木色清水漆装点得清雅，错落布置的家具看上去挺是讲究。柳钧不知道这样的装修算是什么档次，反映什么样的收入，他没有见过国内的参照物。若是拿自己的来比，显然，钱宏明家的家具不够质感，比如家具用的是不够环保的三夹板，家具配套的五金粗糙夸张，皮沙发坐上去刚强挺拔。但是因为得有体的软装饰陪衬，整间房子格调宜人。

钱宏明进屋就打开空调，脱掉外面的羽绒服，穿一件藏青羊绒衫忙碌着安排柳钧洗漱睡觉。直等安顿下了柳钧，他才急匆匆打着手机赶去上班。钱宏明唯一遗憾的是柳钧没大力赞赏他花大价钱下大力气经营布置的豪华小家。钱宏明心想，若是柳钧回流接手前进厂，他完全可以放心地把手中品质要求高的单子交给柳钧去做，估计这个从德国来的工程师准会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所有产品。但是……那样就得接触不堪的柳石堂了，他不愿。

他不明白，为什么姐姐钱宏英已经在房地产公司做得挺好，收入可观，却一直敷衍着柳石堂，保持着普通朋友的关系。那种不堪的人，不堪的事，只有避得越远越好，姐姐为什么还不走开，受的屈辱难道还不够吗。但是姐姐不会听他的，他也不能强制姐姐，姐姐养活一家四口，至今一个人领一个保姆照料着半躺床上的母亲，和全躺床上的父亲。他没资格要求姐姐，只有背过身去咬牙切齿，转回头，又自觉每月将父母医疗费生活费全包。他只希望能减轻姐姐负担，以让姐姐不用再敷衍那人。

可是他真猜不透姐姐的心思，为什么柳钧回来，姐姐不仅最先知道，还帮忙张罗。他虽然心甘情愿地去接柳钧，可是对姐姐异常不满。为此，他更不愿与柳石堂有任何交集。

柳钧睡足，精神百倍地跳上七层楼梯探望爸爸。让他异常内疚的是，爸爸见到他依然眉开眼笑，而且是硬撑着眼皮，硬提着精神，对着他有些儿讨好地笑，没有埋怨。顿时，一腔热血涌入柳钧的胸膛，他不能再犹豫了。